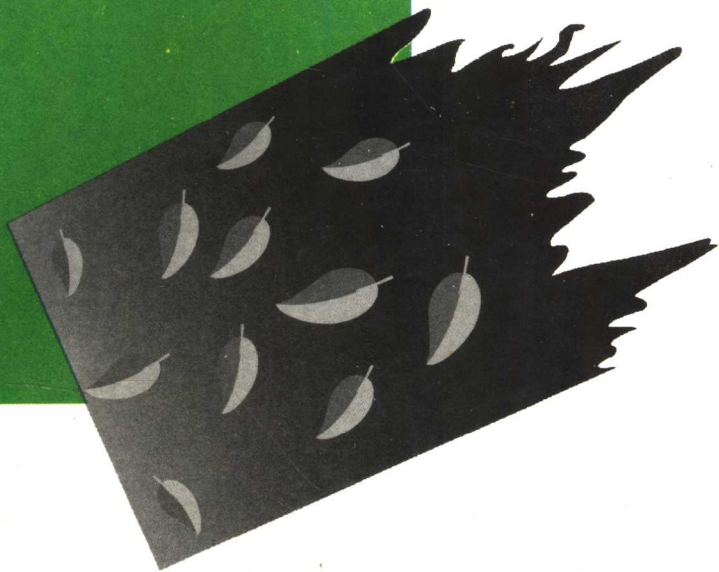


巴渝作家书系



采水浪儿

CAI SHUI LANG ER

作者 红芒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巴渝作家书系

蹉水浪光

红 芒 著

S8124 / 08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踩水浪儿/红芒著. -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6
(巴渝作家书系/黄济人主编)
ISBN 7-80099-381-7

I. 踩… II. 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66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18.9 千字

印数:1-12000 册

ISBN 7-80099-831-7/1.69

全套定价:120.00 元

《巴渝作家书系》总序

黄济人

巴渝作家这个概念抑或提法,显然是随着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而产生出来的。重庆与四川虽说是“不分开是一家人,分了家是好邻居”,巴文化与蜀文化,虽说是早被历史交融成浑然一体的“巴蜀文化”的存在态势,而且必然永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即便是好邻居,即便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渝作家也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诚然,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虽以它的古老与神奇,它的辽阔与富饶,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影响,越过巴山蜀水,走出剑门夔门,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社会在发展,文学在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好些兄弟省市的作家群体脱颖而出、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的淙淙溪流却没有能够汇成万顷碧波,更无法同我们的长江上游波翻浪涌的景象与气势相匹配。究其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而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去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则成了摆在我们巴渝作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有鉴于此,《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与出版,正是旨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协调和帮助重庆地区的作家能够在目前

出书难的客观情况正常出版文学作品和评论书籍,以不断推出巴渝大地上的文学新作与文学新人。

《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方针是一年一套,一套十本。从加盟该书系第二套的作家队伍来看,既有活跃在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的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也有笔耕不辍、卓有建树,支撑着巴渝文坛的中年作家、中年评论家,更有近两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许不多,但清新、鲜活,一有问世,便受到读者与专家的关注。另从该书系第二套的所有作品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既保存着“巴文化”的英勇、强悍以及雄劲之风,又渗透着“蜀文化”的细腻、轻柔以及典雅之韵,实则堪称巴渝文坛的新成果与新收获。

春种秋收,年年如此,则巴渝文坛甚幸,中国文坛甚幸!

1997年中秋节于重庆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重新回到文学队伍后的第一本散文选集。

《别具风采的音乐之家》描述了著名作曲家张难一家的音乐生涯。成果累累,奖状累累,事迹尤为感人。通过作者悉心而真实的描写,将一个“音乐之家”的风采和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这里选收作者散文 20 余篇,它们源于生活,有感而发。作者文笔流畅,风格清新,抒情色彩较浓。思想与趣味,大都找到了融合点。既给人美感,又给人启迪。

目 录

别具风采的“音乐之家”(报告文学)

故乡故事

踩水浪儿	(27)
武汉卫士——藤洲湾	(34)
鱼乡忆趣	(38)
书——苦难的伴侣	(47)
仙人指花开	(53)

军旅生涯

我心中的旗	(59)
他引我走上文学路	(65)
体验生活的滋味	(73)
季康轶事	(81)

滇云游踪

燕子洞游记	(85)
美的记忆	(90)
云海狂放曲	(99)
凭寄相思石纹间	(103)
早霞姑娘	(110)
瑞丽行	(117)

民族采风

含笑送母归西天	(120)
奇异的耳环	(123)
基诺人的长楼	(125)
花山歌海任徜徉	(128)
异车人的狂欢节	(136)

边城掠影

金城觅踪	(144)
今昔河口	(147)
六村——绿春	(150)
迤萨——红河	(153)

漫话锡城	(155)
------------	-------

渝州伊始

山城重庆	(159)
陵园魂影	(161)

别具风采的“音乐之家”

引 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曾出现父子、兄弟齐名现象:魏有“三曹”(操、丕、植),晋有“二陆”(机、云),宋有“三苏”(洵、轼、辙),明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清有“三魏”(祥、喜、礼)。他们像一组组灿烂的明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绚丽的光彩。

现在,我们庆幸地看到,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脱颖而出了一批“艺术之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史家盼之已久的事。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别具风采的“音乐之家”。这个“家”由张难(父)、马静峰(母)、张朝(子)、徐珏(媳)自然组合而形成。

历史上“父子齐名”、“兄弟齐名”以及当代“艺术之家”的出现,都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一般出现在文化和文学艺术比较兴盛的时期。因为它比较稀有,而且富有历史内涵,人们特别关心它的生成与发展,奋斗与成就,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他生来就是“长弓破难”的命

有位文界长者指着张难的名字说：你这一生将在挽长弓破难关中度过。

张难生于中华民族饱经苦难与屈辱的时代，音乐领域几乎是一片沙漠：没有大型歌舞剧，没有大型音乐演奏厅，交响乐团屈指可数。作为平民出身的张难，甚至连钢琴都无缘看到，可天生的秉赋和素质却使他心醉神迷地爱上了这个不幸的艺术弃儿——音乐。童年，他被两位京胡高手的哥哥演奏的京剧曲调所迷住；少年，他要着赖要跟大姐去青年合唱团（由著名音乐家董源组建）学唱歌。不会简谱怎么办？自学。先学会歌，后对照谱，边唱边揣摩每一种符号所代表的音和意。他像重温昔日的功课那样，很快就掌握了它。接着是学难度更大的五线谱，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学会的。丰子恺的《音乐十八讲》、吴梦作的《和声学》，成了他爱不释手的启蒙教材。从小张难对音乐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悟性和奇妙的感应能力，仿佛他前生就学过；一说就懂，一拨就通，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他 11 岁作曲，是一首赞美青春热情的歌《夏天的太阳》，专门为同学们写的。只给大家唱了一遍，便藏之箱底，再也不拿出来。13 岁考进昆明名牌学校——长城中学。这所学校的进步势力很活跃，《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音乐作品不断传播到学校里来。张难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写了 20 多首以“唤起民众求解放”为题材的歌

曲。但他并不自满,他的目标不止是写几首流行歌曲,而是要攀登音乐的高雅殿堂。有一次,他在昆明师院艺术系偶尔听到林廉讲师弹奏肖邦的《C小调圆舞曲》,一下子被那美妙的乐音迷住了,也被那架能复制这美妙乐音的钢琴迷住了。从此,他梦想着要学钢琴,梦想着拥有一架钢琴。可是,40年代的中国,贫穷是一种“国症”,除少数有闲阶级和专业团体,有几家能买得起那玩意儿?不过,机遇不负有心人,抗战胜利后,张难从学校的保管室内发现了一架美式草绿色军用钢琴,那是美国飞虎队撤离昆明时留下的一件珍贵礼物。有了钢琴,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学。没有老师怎么办?还是老办法:自学。他征得校方同意后,相约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找来一些钢琴教材,共同探讨。几个月后,他竟奇迹般地掌握了钢琴的一般演奏技法,让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惊讶。周末最好的去处就是到基督教青年会欣赏外国唱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学校里有两副好嗓子:一副在高年级,女生,属黄虹;一副在初年级,男生,就属张难了。一天,文娱干事朱里千走进男生卧室问:“哪个是张经元(张难原名)?”张难起身回答:“是我。”从此,学校每有集会,或独唱,或指挥,或演奏,都少不了张难。不久,大家推选他为游艺股长。大约从这时起,张难便一心想当音乐家。为了示志,他在卧床周围贴满了自己临摹的中外著名音乐家的画相。

解放后,杨放被委任为云南音协负责人。成立了音工组,办起了音干班,张难被列入首批学员名单。勤奋好学的张难把这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头扎了进去,不放过任何一点学

习时间。在课堂上,他专心听取杨放老师讲作曲和音乐理论;在课外,他向方于老师学声乐,向李丹老师学提琴,向叶劲松老师学钢琴。在短短的两年中,他从创作到理论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接着是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再接着是调个旧市工会宣传队,上矿山参加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两次人事变动,恰到好处地给了张难深入农村和矿山生活的机会。理论与生活的碰撞,使张难的创作激情像地泉一样不断向外喷涌。于是歌颂祖国建设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歌曲一支接一支地谱写出来,随及唱遍了个旧矿山和滇南乡村。按说,这样的初步成功,对一个青年音乐工作者来说,是应该引以自豪的,但张难在成绩面前总是那样冷静,甚至在取得某种成功之后又总是对自己感到不满。这时的他,总觉得在音乐这个国度里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善战的勇士没找到主战场一样。

张难的主战场究竟在哪里?

1959年,红河州举办了一次民族歌舞会演。有一支彝族垭施代表队的表演把张难的心紧紧地抓住了,不,准确地说,是怔住了。因为那些音调奇特的歌、乐,既不同于西洋音乐的大小调体系,又不同于东方式的五声性旋律,它的音调是由一种非常特殊的民族调式构成的。是什么调式呢?他不知道。总之,用一般的调式根本无法将它们记录下来。自学力极强、人称擅于“长弓破难”的张难,这回可真的被“难”住了。不过,张难又是位务实主义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回他决定要请教音乐前辈了。恰好1961年贺绿汀来到云南,张难向这位音乐界长者陈述了自己在垭施音乐面前所遇到的难题。贺老根据音阶中的特殊音程关系,确定垭施音乐中的主要调式为“F徵调式”。这新的调式果然像一把钥匙,帮张难打开

了那扇神秘的音乐之门,使他看见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奇妙的音乐天地。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冥冥中寻找、但又无法说清的那个“位置”。对,深入下去,发掘搜集民族民间音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才是自己要开辟的“主战场”。

从此以后,张难开始了民族民间音乐拓荒的长征,跋涉于莽莽苍苍的千里边陲线上,不论是滇南、滇西、还是滇西北,都洒遍了这位音乐苦行僧的足迹。这其中风餐露宿、蚊叮蝗吮、粗食淡饮、含辛茹苦,一言难尽。张难回忆他与杨放老师深入民族地区采风的情景时说:“有时我们一同上山下乡采访,有时各自下去,却又在哀牢山中不期而遇。彼此看着对方风尘仆仆、不修边幅的样子,几乎同时向对方开同样的玩笑:‘我以为遇见土匪了哩!’晚上,我们一起蹲火塘、滚地铺;白天,我们一起烤烈日、淋大雨,有时还躲着对方在树下捉虱子……那样的生活,今天回忆起来,真是苦中有乐、回味无穷啊!”

在采风中,张难以歌手为师,学他们的腔,仿他们的调,连自身都差不多“民族化”了。也正因为如此,有时会招来一些近似风流韵事的事儿来。有一次,他和作曲家梅璧在一个哈尼山寨采访,请了几位哈尼姑娘来唱歌。她们教,他们学,无形中成了情歌对唱了。这天晚上收获不小,记录了不少山歌和情歌。可惜时间已晚,不便把姑娘们留得太久,就请她们回家休息。看得出,姑娘们唱得正在兴头上,离开时是依依不舍的。姑娘们一走,他们就熄灯睡觉。不料过了一会儿,一串串情歌却从窗外掷了进来。听得出,姑娘们是想以歌作“饵”,把这两位感情丰富、待人和气的音乐家“钩”出去。哪里知道,这两位生活作风一向严谨的音乐家是不会轻易上“钩”的。当然他们也不好下逐客令,只好佯装睡着,对那些动情的歌声不再

作答就是。像这样的事,在张难的生活中自然不会酿出什么浪漫故事来,但这些少女的纯真感情对音乐家也不可能没有触动,作为音乐家,他们也可以将这份情意珍藏在心底,因为日后的创作中,这些情愫说不准会起一种“移情”作用哩!

张难在发掘、整理民歌、民乐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提高音乐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技巧。和声、配器、曲式,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是十分娴熟了,眼下他的主攻点是“复调”。“复调”是音乐中难度最大的,而“赋格”又是“复调”中最难的部分。它比较理性,但是深刻。他说:“一个音乐家不精通‘赋格’,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音乐家。”因此,再难他也要挽长弓而攻破之。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放松过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为避开“左视眼”的“关照”,他关起门来学,听到有人敲门,赶快把学习资料收藏好,拿出红宝书和写反省的纸笔摆在桌上,然后才去开门……

在生活、理论、艺术上都有了丰厚的积累之后,张难音乐创作的金秋季节终于到来,一批批富有浓郁民族泥土芳香的歌曲、舞曲、民族器乐曲,歌剧、舞剧、电影音乐,像春笋逢春雨似的接连破土而出,其中《约会》、《忘不了——大青树》、《呼唤》、《哈尼心向北京城》等,陆续在《音乐创作》、《人民音乐》上发表。这期间省级获奖作品有:《白鹇鸟》、《中越友谊的清泉》、《选良种》、《蝶恋花》、《红河组曲》、《大观楼抒情》等。《阿波毛主席》在全国传唱后,又选为国防歌舞团访问非洲演出的节目之一。《垭施舞曲》、《送新娘》曾带往日本、西德作为文化交流节目演出。1980年,全国民族歌舞会演在北京举行,张难的获奖作品不是一件、两件,而是6件。最后,在人民大会堂作汇报演出,红河州文工团演出了他的两件获奖作品:《栽

秧鼓舞》和《垭施歌舞组曲》，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张难在音乐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受到云南文化艺术界的广泛关注，1982年省文化局保送他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深造。在那里，有教授讲课，有第一流的教学条件和设施，但张难的勤奋自学的学风仍然一如既往，用他的话说：“两年寒窗，我没有玩过一个星期天，除了吃饭和睡眠外，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了。有人说：‘你年近半百，都功成名就了，还学什么呀！’但我觉得，我离衰老还很远很远，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严格地说，我的音乐事业还仅仅是开始。学习对我来说，不仅是必需，还是一种精神享受。”用这样的精神对待学习和事业，还愁没有好收成么？结业考试时，在试题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张难交了头卷（校方提倡交快卷）。“曲式课”、“复调课”，他以92分的优异成绩名列前茅。

经过上海音乐学院的深造，在陈铭志、胡延仲、叶纯之等老师的指教下，作为作曲家的张难更加充实、更加成熟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走“交响化、个性化”的道路才有前途，拘泥于某种民族、某个地域，都不可能使音乐艺术登上高雅的殿堂，更不可能与世界音乐潮流融合。为此，张难在退休之后，偕同妻子马静峰到北京与儿子张朝团聚，住在一个远离嚣市、环境幽静、适宜创作的地方，开始潜心于他的“民族民间音乐交响化、个性化”的探索与创作实践，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新起点。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与艰苦耕耘，一个新生儿果然降生了。1996年4月，张难的《D商调小提琴协奏曲》在上海艺术节《小提琴协奏曲中国新作品汇展》中荣获优秀作品奖。参赛者除国内的作曲家外，还有美国、加拿

大的华人作曲家,这是一次高档次、高水平的竞赛。可想而知,张难此次获奖,实在是来之不易。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张难是以商调式为核心写协奏曲的,这在艺术上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看来这尝试是成功的。此外,在民俗性与哲理性统一这方面也作了新的探索与实践。在艺术风格上,他追求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境界,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给人以力的鼓舞。在创作技法上,调用了全音阶和声、复合和声、和声音程的自由组合等现代表现手法。总之,由于多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塑出了崭新的音乐意象。使整个作品既具有民族风格,又体现了时代风貌和艺术个性,比起他过去的作品来,无论是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都有可喜的突破和新的发展。《D商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张难定居首都后的第一部大型的成功交响作品,也是他实践自己提出的“民族音乐交响化、个性化”道路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颗新星的出现,还会有第二颗、第三颗……音乐之星,源源在京畿的上空升起……

决心要走向世界的人

一位当代哲人看了张朝的名字说:朝,是太阳升起的时刻,但太阳不会停留在这一时刻,它将由这美好的时刻伴随着去光照世界。

幼年时代的张朝,似乎没有继承父业的征兆,他最初的爱好是绘画。从3岁起,他就喜欢描描画画了。到了5岁,见什